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43

萌晞晞 著



千金 逍遥纪

②
天降状元

机智勇敢

狡诈狂妄

千金

纨绔

不一样的女“状元”，过关斩将智破危机，笑傲中岚武举朝堂！

力破“靠家世扬名”谣言，
千金一腔热血考武举。
可连遭围场刁难、客栈栽赃，
兵营腐败，皇子内讧……
玉姐姐快给我一颗后悔药好吗？

中岚的朝堂真快要翻天了——
将军之子想从文，尚书之子欲领军，
盟主之妹更要去考武状元。
不过她先有神偷小伙伴当卧底、打头阵，
后有神秘老师全方位力挺，
皇帝还帮着私下“放水”……
但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43

萌晞晞
著

千金 逍遥纪

②
天降状元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金逍遥纪 ②, 天降状元 / 萌晞晞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5
(意林·轻文库·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498-3575-1

I. ①千… II. ①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174号

千金逍遥纪②天降状元

QIANJIN XIAOYAO JI ②TIAN JIANG ZHUANGYUAN

著 者	萌晞晞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李 彬
图书统筹	朱 颜
特约编辑	曹爱云
绘 图	C C
书籍装帧	刘 静
图书设计	王周益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575-1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序章	婀娜女侠状元梦	001
第一章	帅气先生从天降	007
第二章	怪癖神偷遇强敌	025
第三章	秋围随驾显锋芒	039
第四章	云风骤变现杀机	061
第五章	临考受命得密令	079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绿营风波交挚友	095
第七章	金榜题名遭捉媳	119
第八章	离宴斗智气狂人	143
第九章	外敌来犯狼烟起	169
第十章	班师回朝清君侧	187
尾声	风光还乡梦成真	201

序
章

婀娜女侠
状元梦



西域的夜色浓稠得像是一砚徽墨，泼墨之下，则是火翰国那万籁俱寂的城郭。但若仔细瞧来，子时的空巷中却并非全无一人，反而有两道交叠的身影急速掠过，接着双双消失在一富户的高大石墙之后。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跃入人家后，上官清面上的犹豫之色有增无减。她好歹也是武林盟主的妹妹、百年世家的千金小姐，没想到郝英俊竟然让她做这种事！

“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郝英俊抬手，自然地替她掸去衣上沾染的尘沙，同时挑眉问道。

来西域游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此时的上官清已是地道的火翰国女子打扮，身着绯色窄袖翻领长袍，头戴虚顶吐蕃帽，足蹬赤皮小靴。她早就适应了这大漠的风沙，因此并不以为意，只是借着月色，饶有兴趣地扭头望向郝英俊，说：“什么话？”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多留门窗，方便盗贼。”

这低沉的话音中透着三分无赖、七分恣意，再加上郝英俊吐出这话时那戏谑的一笑，像是今夜被浓云遮住的星辰都藏进了他的眼底，让上官清只能在狠狠鄙视自己如此缺乏原则之后，选择紧跟其步伐，去溜门撬锁了……

传闻火翰国善以葡萄酿酒，富人藏酒至万缸，久者数十岁不败。因此今夜他们二人要去做的事，正是窃酒。

火翰国的制锁技术相比中岚国差得甚远，故而郝英俊的撬锁速度几乎是比主人家自个儿开门速度还要快。只是这通往地下酒窖的通道低矮，上官清娇小，走着还算轻松，郝英俊却只得猫下身子摸索前行，看着都累。

跟在他身后的上官清不死心地又问：“我说，外面卖酒的那么多，我们为什么非要干这事啊？”

“这你就不懂了。”郝英俊闻言，居然摇头晃脑地掉起了书袋子，“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尤以浑脱城的葡萄为佳。而酿以为酒，甘于鞠蕪，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

也不知他是从哪里看来的这文绉绉的一番话，上官清听着都牙酸，急忙喊停：“你还没喝醉呢，发什么疯？说人话！”

郝英俊听了，兀自不服气地低语起来：“之前姓索的对着胡姬吟诗泛酸，也不见你说什么……”

“你嘟囔什么呢？”上官清听不真切，又跟紧了些。

“这浑脱城的葡萄是整个火翰国最好的，可好是好，产量却少。”郝英俊却不答，

转而解释起之前的话来，“但你看这外边的酒肆如此之多，每日售卖的葡萄酒不计其数，又怎么可能都是正宗浑脱葡萄所酿？多半是从别的城郭运来的。因此也唯有这些富家大户的藏酒，才是真品！”

“原来如此！不愧是老江湖啊！”上官清带笑的眸子转了转，心想今晚算是有口福了。嗯，不过毕竟是偷喝人家的酒，还是要适可而止，喝一小杯尝味便可，不能贪杯，不能贪杯……

然而饶是上官清把“不能贪杯”四字在心中念了百遍，还是败给了郝英俊打开酒窖最后一道门时，那扑鼻而来的、夹杂着泥土气息的幽幽酒香。

这户人家的地下酒窖规模不小，储酒的缸瓮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走道两侧，一缸挨着一缸，按照储藏的年份排列，越往里年份越久，从缸瓮中散逸出的酒香就越是浓烈绵长，聚而不散。

郝英俊的脚步在最后一个缸瓮处停住，他将瓮盖上的落灰拂去后移开些许，又轻车熟路地从墙壁上取了挂着的酒提，将其浸入紧紧挨在酒缸旁的一个小矮坛中漂洗片刻，这才伸入缸中舀酒。

“我先尝。”上官清在旁看着，早已迫不及待。那瓮盖一揭啊，光是浓郁的葡萄酒香就快把人熏醉了！

谁料郝英俊却一把打开她伸向酒提的“魔爪”，好笑地问：“你就打算用酒提这么直接喝？”

“那不然……”上官清揉着手，纳闷地环视了一圈，寻找无果，才又看回他手中的酒提，理直气壮地说，“这里还有别的比它更合适的东西用吗？总比我把头扎进缸里喝要好吧？”

“谁说没有？”话毕，郝英俊神秘一笑，左手一翻，便如变戏法般，修长的指间夹了两盏精致小巧的夜光杯，在昏暗的酒窖中熠熠发光。但上官清还来不及弄明白他的手法，只见郝英俊右手又在怀中一掏，与酒盏成套的白玉酒壶也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这是从哪里偷来的？”上官清不记得从出门到现在，自己和郝英俊分开过，也就逐个房间探查地窖入口所在时，有那么几次掉转视线的瞬息……这家伙的手段是越来越高明了。

“这不叫偷，是‘借’。偷是不还的，我们一会儿又不带走它们。”郝英俊一脸严肃地强词夺理，然后拇指一挑，将酒壶的壶盖打开，“装满它，咱们出去再慢慢品尝。”

上官清嘴角一抽，手上还是照做了。酒提倾斜，酒水如瀑，注入壶中。这白玉壶

本身就剔透，此刻隐隐透出葡萄酒的深紫色，莹润而优雅，更像是一件艺术品了。

“走吧！”大功告成，郝英俊手脚麻利地处理好“作案现场”，携着美酒与美人翩然离去。

说来也是天公作美，二人进酒窖时，本还月沉星淡，如今出来，却见空中阴云已被吹散，弦月弯弯，周遭繁星点点如斗如珠，正是对酌几杯的好光景。

郝英俊伸臂揽过上官清，提气跃上屋顶，稳稳落坐。

西域房屋皆是平顶，上官清怎么乱动也不怕跌下去，便有了心思打趣郝英俊，道：“这家人也真是可怜，不仅酒让我们喝了，还得‘借’我们酒壶、酒盏，如今就连屋顶都被我们占用了。”

“放心，回头我再赔他一缸好酒便是。”郝英俊说着，将手边的两个酒盏一一斟满，递给上官清一杯。

“你怕又要‘偷东墙补西墙’吧？”上官清眯起眼睛表示怀疑。

郝英俊轻轻地与她碰杯，半真半假地勾唇：“没想到你这么懂我。”

这下轮到上官清噎住了，无语地盯着手中酒杯，不知该不该喝。她很清楚，在江湖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郝英俊在“神偷”这条路上走得很好，没有理由为她改变什么。她却无法坦然地接受如此“借”来之物……

上官清怔忡间，手腕却被郝英俊温热宽厚的大掌握住。她下意识地抬眼去看，便撞入了男子满是无奈笑意的星目。

“好了。实话告诉你，这家的主人和我是朋友。他酒窖中的不少珍藏，还都是我寄放的。自己偷自己的酒喝，总没问题吧？”

什么？大半夜出门就为了偷自己的酒喝？上官清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那就是对面的这个家伙脑子有毛病。

郝英俊仿佛早料到上官清会翻白眼，只是笑着托她的手腕：“你先喝，喝完我再告诉你原因。”

虽然上官清认为从某人嘴里是吐不出什么正经原因来的，但是来路正的美酒，又岂有不饮个畅快的道理？于是她当即将酒盏凑到唇边，随着馥郁气息萦绕鼻间，甘冽酒意也淌入体内，令人迷醉。“这比上次在马贼窝喝到的酒还要……还要不可描述！”

“喀喀。”郝英俊也正在浅酌自己盏中的美酒，听到上官清对这二十年佳酿的独到描述，险些呛到。

上官清也不管他的反应，一手拎着酒壶，一手握着玉盏，一连三杯下肚，方觉得

把这浓醇味道记在了舌尖，刻在了心头。

“喂，酒可不能这么喝！”郝英俊见状，忙夺过酒壶。

“别小瞧我的酒量，好不好？”双颊已飞上淡淡红霞的上官清并不以为意，还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信不信我现在就飞檐走壁？”

郝英俊也跟着站起，解下自己的披风，动作温柔地给她围上，嘴中吐出的词却很是无情：“不信。”

“嘁，就不能给点儿面子吗？”上官清尽管有些晕乎，可事儿还记得清楚，拿手指猛戳他的前襟，“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喝完酒，就告诉我原因吗？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以后可就……就不陪你当贼了……”

“因为你。”

他没头没尾的回答让上官清难以理解：“嗯？”

“只有大半夜出来当贼的时候，你才会只看着我一个人，只听我一个人的声音。”不知道郝英俊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动作，原本替她系披风的大手，已滑落腰间，不着痕迹地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然后说些……蛊惑人心的话。

“郝英俊……”上官清的杏眼瞪大，血液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混合着方才饮下的酒液，企图沸腾，心中更像是有百爪抓挠，痒痒的。

酒香幽然，不曾散去，反而化作两个人眼底的那片迷离。以额相抵，郝英俊发出沉沉的笑声，大掌绕到她的颈后，托住那不太听话的小脑袋，正要低首……

“唉！唉！唉！”尖厉的鹰唳声惊空遏云，自然也惊扰了夜空下的两个人。

郝英俊眉目骤然冷峭，僵立着没动，反手就想用铜钱打下这不知趣的小畜生！

“别！那是我家的鹰！”上官清却是眼尖，及时制止，从他的怀中退出，噤唇将猎鹰引下，落在肩上。自打去年满江湖地寻找《大悲神功》一事，她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问题——有只自己的传信猎鹰是多么重要！上官澈拗不过妹妹央求，只好拨了只给她。

那鹰扬着脑袋，趾高气扬地站在上官清的肩头，与郝英俊大眼瞪小眼。不过上官清没有留意到这一人一鹰“较劲”的可笑场面，兀自拆下猎鹰腿上绑的字条展阅。

以往每次上官澈传信，不外乎是些无关痛痒的叮嘱之词，间或顺带捎几张在西域也通行的大额银票。所以，上官清只要瞄上一眼，就会痛快地留银票而舍字条，然后抱怨“老哥太抠门，给得真少”。

可这回情况好似不太一样，郝英俊发现她居然久久没有动作，便不再与猎鹰置气，

俯身取了酒盏轻抿，消去心中闷气后，问道：“怎么了？信上写什么了？”

上官清没抬眼瞧他，只盯着字条，念了出来：“五年之期又至，朝廷将开考武举。”

“这与你何干？”郝英俊这回还真猜不透那位未来大舅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好似他不该有此一问般，上官清立时射去一记眼刀，用“孺子不可教也”的神情蔑视他：“怎么没干系了？干系大着呢！”

“是在下愚钝，还请女侠指教。”郝英俊配合着，装腔作势地一抱拳。

“嗯哼。”于是上官清亮出了自认为最矜持的笑容，一清嗓子，接着将双手往身后一背，绕着他踱步转着圈，“开武举，就意味着会选出武状元，对不对？”

郝英俊理所当然地颌首：“不错。”

“所以，武状元，就在你面前。”上官清骄傲地一扬下巴，“这干系难道还不够大吗？”

“噗……”郝英俊可以说是吓得手里的酒杯都倒了，玉液洒了一地。

看他反应这么大，上官清十分不满：“你有意见？”

“你……是认真的？”郝英俊多么希望她只是喝醉了。

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上官清用力点头：“当武状元一直是我的梦想啊！否则你以为老哥为什么要特意传信来告诉我？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兄妹二人，一个是武林盟主，一个是当朝武状元，才配吗？”

郝英俊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心中一动，又想起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小丫头，也曾在自己面前流露出的失意。

“明明出身于盟主世家，我老哥那么优秀，我却连弹个琴曲的内力都没有，鞭子也甩不直，是不是特别可笑？”

那夜客栈的交心之语犹在耳畔，他望着她的眸光渐深：“你终究还是……”你的心中终究还是有一处被这家世出身所累。

“还是什么？”上官清不明白他为何突然玩起深沉来了。

“呵呵，没什么。”郝英俊抬袖强行打发了阻隔在两个人之间的碍事猎鹰，将她拥入怀中，语带笑意，“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以后还请武状元多多提携！”

“少来取笑我！”上官清哪里知道他的千回百转之思，只是心情大好，嗔笑着推开他，望向天边，干劲十足道，“咱们明天就回去吧？那么多的竞争对手，我也得赶紧训练起来，不能轻敌啊！”

倏忽间，似有流星掠过，郝英俊凝视着少女急忙阖眸许愿的侧脸，唇边是最温存的笑意：“好，都听你的……”

第一章

帅气先生
从天降



武举就在秋日，留给上官清的训练时间不多了，故而两个人一改前来西域时的策马缓行，快马加鞭地赶路。有时他们甚至索性不走城池，抄郊外的林间近路奔走。

直到他们赶至屏城郊外时，上官清才勒马驻足，对着城门思忖着要不要入城去顺风镖局坐坐，看望一下玉怜心。

“去镖局坐坐，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郝英俊自然知道她在想什么，趁机夸张地捶了捶自己的腰，“这些天我这骨头都快被马给颠散啦！”

上官清好笑地白他一眼：“大男人说这话不嫌娇气、丢人啊？”

“所以我这个大男人都累了，你这个女子就更该歇歇了。”郝英俊扬眉。

这些日子，她前所未有的认真，他都看在眼里，故而忍着没劝。如今大好契机在前，他还怎能对她连番赶路的憔悴继续视而不见？

“哎哟！”

这边两个人正说话间，却被一声哀号打断。上官清忙举目望去，原是前方道上有一男子的马惊了，将人掀翻在地，摔了个四仰八叉。而与他并马而立的穿着藏蓝流云裙的女子却只是冷眼旁观，并无意下马相助。

“咦？”上官清凝目，那女子的背影有些眼熟啊。

很快，那个男子自个儿挣扎着爬了起来，拍拍大红长袍上的灰土后，故作痛心疾首状：“小玉啊，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万一我摔个半身不遂，你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啊？”

“喀喀！”隔着大老远，上官清都能听出那个男子装腔作势、浮夸的语音来。

既偶遇故人，郝英俊替上官清拍背顺气后，便道：“我们过去看看吧。”

上官清忙不迭地点头，策马上前。毕竟玉姐姐的身边突然多出了个“亲夫”，令她很是为自家老哥的情路担忧。

“玉姐姐！”

本要启唇回敬男子的女子，在听到身后一声呼唤后，唇边立时染上浅而暖的笑意，掉转马头。入目的不仅有上官清，竟还有紧随其后的郝英俊。玉怜心的眼底闪过一丝了然：“清儿，郝公子，好久不见。”

“玉姑娘这是要回顺风镖局？”数月不见，玉怜心之姿相较当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郝英俊只是简单点头，致意寒暄，态度与当初并无二致。倒是路边那个自称玉怜心“亲夫”的男子，显然是没见过玉怜心笑，那双含情的桃花眼是一瞬也无法从她面上移开，一脸如痴如狂，似丢了三魂去了七魄的模样。

“嗯，家父让我回来执掌镖局生意。”玉怜心颌首。

“恭喜了。姑娘理应当得起顺风镖局的少主。”

而一旁的上官清着实看不下去那个男子的模样，忍不住蹙眉，打断了二人的寒暄，问道：“玉姐姐，他是谁啊？”

“哦！在下慕容衡……”前一刻还看呆了的人，反应倒是快，“是鬼医钦点的小玉夫君！”

“什么？”上官清拔高音调，不可置信。

自上次玉怜心在丐帮亮相后，便得了“小医鬼”的名号。武林中人多承她解除蛊毒之情，因此她的父母才终于不再执着于招婿继承家业一事。可上官清就不明白了，这玉家夫妇总算不整日惦记嫁女了，怎么又改成“鬼医”乱点鸳鸯谱了？

“清儿休要听他胡言乱语。不过是个无赖罢了。”玉怜心先是美目一冷，扫向慕容衡，随即又对上官清笑道，“我听闻你要去考武状元？”

“消息够灵通的啊。我哥告诉你的？”上官清一挤眼。

玉怜心一怔，随即摇头失笑：“等你回到上官府，就明白我为何知道了。不过屏城离雍城也不远了，看你这风尘仆仆的样子，不如先在镖局休整两日，再赶路不迟。”

“那好吧！”上官清怎么也不好拂了玉怜心的好意，只得应下。

“不知我能不能也沾光讨上一杯茶水啊？”

这话由郝英俊来说，自是熟人间的玩笑。

可不想慕容衡竟也厚着脸皮，有样学样：“那这茶水也有我的份儿吧？”

玉怜心以冷哼为答，掌心一翻，银针飞出。慕容衡便老老实实地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我们走。”牵了缰绳，玉怜心率先策马往城门方向行去。

上官清忙跟上，却不由得回头望去：“这样留他一个人……没问题吗？”

同为男子的郝英俊向地上的慕容衡投去一个同情的眼神后，就双腿一夹马腹，追上两位大小姐，正听见玉怜心眉眼不动的应答。

“放心吧。他命大得很，死不了。”

“可晕在荒郊野外，万一有走兽……我觉得明天还是有必要替他来收一下尸。”上官清一脸严肃，侧首交代郝英俊，“你明晚出门偷东西的话，就顺便来看看吧。”

郝英俊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最毒妇人心啊！

当然了，转日郝英俊并没在郊外收到尸，察看附近也没有血迹与打斗的痕迹，想

来人是平安离去的。上官清听到他的汇报后，更好奇慕容衡是何许人也，便整日缠着玉怜心追问来龙去脉，为哥哥摸清“情敌”的底细。

直到在镖局逗留的最后一夜，秉烛夜谈之下，玉怜心才松口，道出慕容衡口中那“钦点亲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慕容衡是个居无定所的信客，不久前受人之托，送信到医谷。鬼医发现其百毒不侵的特殊体质后，死活要收他为徒。拜入鬼医门下本是旁人求之不得之事，谁知慕容衡却“不识好歹”，完全不感兴趣。反而他不知怎的看上了采药回谷的玉怜心，扬言娶玉怜心之日，才是他入门之时！

于是，为了能收到宝贝徒弟，鬼医竟也默许了慕容衡对玉怜心的追求。哦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死缠烂打。师父看上的人，玉怜心还真不能奈何他，故而这一路回镖局，她当真是不胜其烦。

“虽然长了一副好皮囊，可那无赖模样哪里配得上玉姐姐？鬼医真是老糊涂了！”都入雍城了，上官清还在愤愤不平地议论着此事，小脸上写满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八个大字。

“那可未必。有些人放浪形骸，不过是伪装罢了。”郝英俊却笑得别有深意，“那慕容衡的眼里，有着真性情。”

上官清撇嘴：“我不管他什么性情，反正都比不上我哥！”

“好，好。前面就到上官府了，你赶紧给你哥通个气，让他趁早解决掉慕容衡。”郝英俊仿佛看到某人小脸上的八个字又变了，成了“夺嫂之仇，不共戴天”。

“等等！”上官清却突然勒马。

上官府邸的朱红大门就在眼前了，郝英俊不解地回头：“怎么了？”

“咱们不走正门，从没人的东苑翻墙进去，给老哥一个惊喜。”上官清露出贼笑。

然而，当上官清在郝英俊的帮助下翻过高墙时，却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翻错了墙。本该空置的东苑里居然有人？而且这些人还都在庭院中“哼哼哈哈”地活动筋骨？

“上官小姐回来了……”

随着院中最先注意到她的肌肉男大喝一声，紧接着便是数十声“砰”的猛开房门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二三十号人就像是被大风刮来的一样，你推我挤地出现在了上官清面前。那眼神，可谓如狼似虎。

“你们……是谁啊？”上官清被郝英俊护在身后，还在发蒙。

由于去年开了两次武林大会，今年的就取消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江湖人士住在

东苑里？

“你的师父啊！”

被二三十号素未谋面的人异口同声地认徒是什么感受？上官清更凌乱了。

“怎么？清儿跟着某些人久了，就连这习气也沾染上了，不走正门，改翻墙了？”

正当上官清一个头两个大时，却听得身后传来了老哥的声音。

上官澈还是一袭出尘的白衣，面带微笑，身旁跟着形影不离的随风，施施然踏入东苑，不着痕迹地挤开郝英俊，来到自家妹妹身侧。

“瘦了。”他毫不客气地上手，在上官清的脸蛋上捏来捏去，然后冲郝英俊递去一个不满的眼神。

“别管我瘦了还是胖了，”上官清拍开他的手，“先给我说说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为兄知你对武状元志在必得，马术、射箭、臂力和策论兵书样样都要训练。故而未雨绸缪，一早便广发英雄帖，为你招募良师。如今，整个武林都得知了此事，视你为中岚武林的代表。这些人里，有的是各派送来的精英，有的是毛遂自荐的游侠。”

若不是深知自家老哥的德行，上官清还真要被她这一番拳拳爱妹之心感动到了。而郝英俊则倚墙抱臂，斜视着上官澈，一副“我就静静地看你还有什么花样”的神情。

果然，上官澈还真没让二人失望，继续慷慨陈词道：“为此，为兄还特意命人清扫出了整个东苑，将匾额也换了，力求为妹妹你营造一个安静舒适、利于勤学的赶考氛围。”

匾额也换了？上官清闻言，不禁倒退两步，一仰头，果见一块书有“武状元学堂”的匾额高挂在苑门上。看着熟悉的字迹，没准还是上官澈亲笔题字后再找人制出的烫金匾。

“妹妹若还有什么需要，尽管与为兄说。”上官澈笑意温柔，一派慈兄作风。

“呵呵，需要是没有，问题倒有一个。”上官清皮笑肉不笑地走回原处，顿了顿，扫视一圈庭院中的高矮胖瘦、脸型应有尽有的一群人，问道，“在场的师父有二三十位，而徒弟就我一个人，每天也就十二个时辰，我要怎么才能做到‘雨露均沾’呢？”

“喀喀……”

惊人之语往往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在场诸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呛咳声。就连面瘫随风的肩膀都抖了三抖，更别说郝英俊了。只见他对着上官清语塞地“你”了半晌，最终还是决定转身，面壁笑个够：“哈哈……”

在郝英俊洪亮的笑声中，上官澈的脸越来越黑，幽幽飘到墙边，周身冒着寒气，

咬牙道：“郝神偷与舍妹相熟，又笑得如此开怀，想必是心中已有主意了？”

“好说，好说！”郝英俊也不发怵，顺杆上爬道，“上官盟主若是信得过我，由我替阿清挑选出几位本领出众的师父留下教导，其余诸位就可自便了。”

上官清及时上前力挺，一拍郝英俊的肩头：“还是你靠谱！”

“你确定要由他来选？”上官澈闻言却忽然换上了一副似笑非笑的神色，问得上官清心里直犯嘀咕。

但郝英俊与自家老哥相比，两权相害取其轻，还是交给前者吧！于是，上官清咬牙应下：“就他了！”

就这样，半个时辰后，先回闺房洗漱换装的上官清，与上官澈一道重回东苑验收成果，果然见庭院中只剩下寥寥三人了。

“他们都是我本着‘人不可貌相’的原则，挑选出来的。”郝英俊颇为自得地介绍了自己的选人标准，“马术、臂力、射箭的师父各一人。”

扫视三人过后，上官澈眼底笑意更深，话中有话：“郝神偷果然是个坚守原则、严格要求的人。老妹，你以为呢？”

“郝……英……俊！”上官清咬牙切齿。这剩下的三人，根本就是“十里挑丑”的结果吧？

郝英俊眉眼皆是笑地踱到她身侧，亲昵地凑到她耳边低问：“嗯？怎么了？”

“就……就是他们……”莫名地，那夜在浑脱城月下饮酒的一幕闪现在上官清的脑海中，让她突然磕巴起来。

“他们怎么了？”郝英俊像是听不清，又挪了挪角度，从正面凑得更近了，近到他眼中亦只剩下她一个人的眸。

这回上官清彻底忘词了，只是呆呆与他对视：“没怎么……”

眼看自己这个妹妹真要栽在个惯偷手里了，上官澈不由得发出一声无力的呻吟。好在他还留了一手，当下清清嗓子道：“嗯哼，既然清儿也没意见，那就留下这三位吧。三位可以先行回屋休息了，明日咱们再开始教习。辛苦三位了。”

“盟主客气了。能为盟主效力，是我等的荣幸！”三人本其貌不扬，以为必定要被淘汰的，却不承想能留到最后，因此也没二话，感激地抱拳施礼后，便欢喜地各回各屋了。

“对了，不是说兵书策论也要考吗？”“美男计”用完之后，郝英俊自然是退开